

## 我的老家六角地

管用和

靠她做裁缝积累的一点钱,在六角地买了一间两室的小瓦房。我家搬到六角地的时候,当地居民都是杂姓,有姓张的、姓黄的、姓管的、姓李的、姓熊的……居民都以种田为主,兼做其他事情,有卖烟酒杂货的、有开小旅店的、有做裁缝的、有炸油条的、有开茶馆的、有打铁的,还有当吹鼓手的。六角地,每隔一天一个集,早上赶集的人多,很热闹——卖肉的、卖鱼的、卖鸡鸭的、买豆腐的、卖小菜的、卖粮食的、卖布匹的……

过日子的吃用之物,应有尽有。余谷粟米还有中间人,人们称为开行的。六角地最为兴旺的时候,有三个肉案卖肉,有三家炸油条的,还有两家麻花店和三家包子铺,另外还有临时来炸糍粑做砍馍烧饼的。从北往南的小街上挤满了赶集的人。

我家种的田很少,主要靠我母亲做裁缝手艺谋生。

哥哥学的纺丝线的手艺,在外面给老板打工,也做过货郎担的营生。我家对门的熊家,开小旅店。实际上晚上投宿的过路人很少。他家的房子很小,容纳不了几个客人;但有时候碰到了较多的客人,就开地铺。被褥不够,他们就向街坊租借。六角地铁匠铺的黄家,到农忙时节活做不完——镰刀、锄头、铁锹,日夜加工,叮叮当当之声响个不停。六角地处于红土冈上,地势较高,山回水应,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六角地邻近村子张旗杆湾,有油炸房、米碾子、豆腐坊,还有三家医馆、一家私塾,还有一所张氏私立文光小学。这给居民们带来了不少方便。

六角地附近没有河没有湖,只有水塘。居民吃水洗涮都在土塘里。浇田灌地也靠水塘。这是个不怕淹水只怕干旱的地方。有一年天旱,土塘里都见底且干裂了。居民

们没有水吃,都到最低洼的稻田里挖个小井舀泥巴浆回来沉淀出一点饮用水。六角地不怕淹水。下大暴雨时,田里、水塘里、沟里一时雨水满溢,但雨一停,不一会儿就流走了。1954年我们这边遭遇特大洪水,六角地人连洪水的影子也没有看到。我长到十三四岁,不知道淹水是什么样子的。六角地周围没有比它更高的山和丘陵,所以人们也不知山洪是什么。后来,人民公社大兴水利,修了一条水渠从六角地旁边经过,由抽水机送水来浇田灌地,解决了干旱问题。

在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后,居民一律种田,六角地的集市就逐渐消失了。之后,六角地就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小队。

前几年,我回老家六角地一次,老家大变样了。新建了两排房子,还有两层楼的新房。我家的老房子因没人居住,卖了900元。卖了的土屋没有了,原址兴建新房子的主人我也不认识。我一时感到既喜悦又有些悲凉,用和老矣,真是人世沧桑啊!不禁泪水满眶……

晨光熹微,清凉的风把田野吹成一块抖动的绿绸缎。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之气,早起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家乡的大平原上,千百亩瓜田绵延而去,成为一道碧绿的风景。

父亲弯腰在瓜园里忙碌,他的动作舒缓,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真的有几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味道。

西瓜成熟的时候,瓜园里的瓜棚就会一个一个冒出来,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其实,家乡人搭瓜棚的目的并不在于防偷瓜贼。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西瓜,防谁呢?那个年代,瓜棚的意义就像门锁一样,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搭瓜棚就像是一个有趣的游戏。

父亲找来木板、草席、木棍和塑料布,开始搭瓜棚了。母亲给他打下手,我和妹妹也在旁边帮忙。搭瓜棚的过程很有趣,把准备好的木板和木棍一点点拼装组合起来,就像鸟儿垒窝一样,最终搭成一个结实的小屋。刚才还散落一地的木板、木棍等材料,经过父亲的巧手一倒腾,像被魔术师点化了一般,瞬间变成了瓜棚。瓜棚是房屋的简缩版,里面有一张可供休息的床。瓜棚虽然简陋,却很实用,不仅能够遮阳,还禁得住风吹雨打。搭瓜棚是一种喜庆的迎接仪式,这样的七月瓜事,隆重热闹,就像过年时贴春联、放鞭炮一样。

瓜棚搭起来,瓜园里就热闹了。白天的时候,瓜园里喜气洋洋的。最热闹的场面,当属运西瓜。大家在瓜园里一字排开,就像篮球场上传球一样,把西瓜传到田头。领头的人把西瓜摘下来,然后传给离他最近的人,第二个人再传给第三个人,一直传到田头。若是有西瓜摔到地上,大家便围过来分而食之。那西瓜的味道,清甜无比,如今我想起来都觉得味道无与伦比。

到了晚上,瓜园里安静下来。溶溶月色下的瓜园,安然宁谧。虫声断断续续地鸣唱,远处的蛙声偶尔会响起。父亲点燃一支烟,悠然地抽着。夜风飘飘荡荡,火光明明灭灭,田园清清淡淡……

那些年的七月瓜事,为我的少年时光涂抹上清凉碧绿的色调。

“寸不已”是“对不起”的网络聊天搞笑版,“寸”是“对”的左半边,“已”是

网络新词语  
寸不已

赵芮

“寸不已”是“对不起”的网络聊天搞笑版,“寸”是“对”的左半边,“已”是

“寸不已”是网友出于搞笑而创造出的词,但这种故意写错字的行为会误

导青少年。所以,大家今后最好避免使用这种容易误导青少年的网络词语。

我家门前有口老井,以前曾是全村人的吃水井,如今村里用上了

## 活井

尚九华

父亲和母亲每天会打几桶上来洗东西。母亲还把从果园菜园里采摘回来的果蔬吊挂在井里,让井水去掉上面的暑热。

井活着,父母高兴,我回去看到也高兴。一个人其实跟井一样,要常用常动,才有活力和作用,不至于朽矣。

里的水少了,就有新水流进来,有出有人,井就活了。夏天,井水清凉,

桐荫墨趣  
黑碗

李新宇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黑碗还比较常见,但已经很少有人用它吃饭。记得乡间有

句话:“无论什么人,死了都要打个黑碗。”这是那时候老家的习俗。

间来书谓:病已就痊……不意其忽于上月三十日突罹心脏病……而西逝矣,戴氏遗作尚未出版者不下十数种,易簧前,嘱其令郎整理保存,闻内容极为精彩。唯《沽水游侠》一篇乃随撰随发之作品,故在存稿刊完后,只好中辍,愚庵泉下有知,亦必引为遗憾也。戴氏生前执教各校,桃李盈门,交游亦广,惊耗传出后,各方均甚悼之。”

戴愚庵死了,死于1945年3月30日。其一生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以天津人耳熟能详的大刀王五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沽水游侠》,也因此成为未完的残稿。对此他无需遗憾,因为早在十余年前,戴氏便在掌故随笔集《沽水旧闻》中,就有一节专写“大刀王五杀日兵”。其中云:“(光绪)二十六年夏,……王以马刀杀日兵七人,身受十余弹始亡。夫王五,一混混耳,以只身而杀日兵七人之多,诚足以愧天下后世之弱丈夫矣。”

关于《沽水旧闻》,当年约其撰稿的《益世晚报》副刊编辑吴云心先生曾有评论:该书最初在报上连载时,“正

是日本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时候。中国人民实际也意识到,中国只有团结抗战一条路,而抗战必是长期、艰苦的,只有不屈服,才能有最后胜利。因此戴愚庵所写混混的不屈服精神,颇能引起人们的联想。这也是当年出版《沽水旧闻》(旋又出版戴氏记述混混生活的《沽上英雄谱》)的动机之一。”

戴愚庵蔑视日本,在其多部作品中,都有中国人杀日军的故事,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戴氏名锡庚,字渔清,号愚庵,晚年别署娱园、娱园老人,祖籍浙江绍兴。幼年曾上私塾,后进新式学堂,并以优异成绩考上官派生,于1910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由于耳闻目睹了因日本人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而爆发的留日学生抗议活动,深感国家振兴,必自教育做起。正是怀着这种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在1917年毅然乘船返国回归天津办教育,先执教于天津城里草厂庵小学,旋即被教育部门委任地处南门里的天津官立第八小学校长。

## 九十、周志辅旧居

天津,五大道民园广场正东面的这座小楼,红砖砌面,前后错落,这座小楼的主人就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集实业家和收藏家于一身的周志辅。

在唯一的一张周氏家族的合影中,站在最后一排最右边的就是他。在这张照片中,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家族里名声更大的人物,比如周志辅的父亲,开过滦州煤矿、中国实业银行和启新洋灰等民族工业的周学熙;还有他的爷爷,辅佐李鸿章领导北洋海防建设,最终官至清朝督抚大员的周馥。周家人丁兴旺,子孙秉持家训喜好读书,各领域精学者众多,而周志辅则醉心于京剧艺术的研究。

民国时期,京津两地的大户人家,每逢喜事或重要节日都会请戏班来家里唱堂会,周学熙作为北洋政府财政总



周志辅旧居外景

长和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常常接到观戏邀请,但因为公务繁忙,周学熙很少前去。“这个票(请帖)拿到手,就是大儿子周志辅去,所以堂会戏他看了很多,堂会戏的戏单,他都保留。”周志辅侄子周骥良说。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移居美国的周志辅把他当年不惜重金购买的大量戏曲总本和日积月累收藏的戏单,全部捐献献给上海市图书馆,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

戏曲史研究学者甄光俊介绍:“他(周志辅)出生在安徽的东至,东至是我们明代末期昆曲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青阳腔的发源地,后来四大徽班兴起,那是徽班的摇篮,京剧是从徽班演化出来的,所以他对家乡戏,从小就非常热爱,从他开始接触社会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收藏当地的戏曲文物。”

周志辅收藏了大量的明刻戏曲善本书,清代管理戏曲的官方机构南府和升平署的抄本,乾隆内廷精抄本传奇《江流记》与《进瓜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

王煜铭 撰文



解说词

记》,还有中国百姓最熟知的《铡美案》总本,以及民国时期大量戏剧史料。尤其收藏和保存了梅兰芳、孟小冬、尚小云、杨小楼等京剧名家的图片与传记,他还曾亲自登门采访这些京剧名伶,在广交朋友的同时,他为名家们写书立传。周志辅还收藏了好多早期名家的戏曲唱片,为后人学习研磨留下了最真实的声音资料。

曾经的书斋“几礼居”,现在依然伫立在天津的五大道上。

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

我家门前有口老井,以前曾是全村人的吃水井,如今村里用上了

自来水,老井也就没人用了。井一旦不用,里面的水就容易变成死水,井也容易

## 连载

## 沽水文澜

倪斯霆

## 四十七、留学日本的戴愚庵

1945年4月30日,北平《369杂志》第581期刊登了一则消息:“天津名作家戴愚庵氏,别署娱园老人,著作甚丰,如《秋雨销魂录》《花市春柔记》《嫁娶镜》《沽上英雄谱》等,散见各报及出版发行者,不下数十种,文笔犀利,情节曲折,极为读者所欢迎。尤以近年在本报刊载中之《沽水游侠》,为其得意之作,戴氏于去冬积劳成疾,日见增剧,而对于本报续稿,依然扶病撰寄,不稍延误,其责任心之重,殊足感佩。上月